

中国专业作家
纪实文学典藏文库



英雄万岁

郭晓晔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纪实文学典藏文库



英雄万岁

郭晓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万岁 / 郭晓晔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2

(中国专业作家纪实文学典藏文库·郭晓晔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59 - 9

I. ①英… II. ①郭…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6597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影子机构” 仍然是个梦	4
第 二 章 从绝境中走出第一支航空队	12
第 三 章 起义飞机升起了一个信号	24
第 四 章 长翅膀的人向往辽阔的天空	30
第 五 章 日军飞行训练队的出现像一个灵感	37
第 六 章 走向东北的路不仅仅走向东北	46
第 七 章 首批学员的谜面和谜底	51
第 八 章 像“破烂王”一样满世界找器材	59
第 九 章 通化暴动似乎来得正逢其时	68
第 十 章 航校甫一成立就遇上了“老爷岭”	74
第十一章 在生土地上垦荒和开学之殇	81
第十二章 新疆航空队和刘善本奔赴延安传奇	88
第十三章 用辩证法破解三个“死穴”	98
第十四章 他们的到来将为天空增辉	108
第十五章 最艰苦的学习和最艰苦的生活	115
第十六章 如果都想着“毛泽东知道我”	121
第十七章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情感之路	127

第十八章	带着自尊跟日本人学飞行	133
第十九章	谁来飞战斗机由政治素质决定	146
第二十章	为飞机站岗也浪漫	152
第二十一章	在敌机的陪练下练硬翅膀	159
第二十二章	歌剧《白毛女》伴随练内功	168
第二十三章	“鲁班部队”的另一种起飞	177
第二十四章	“第一生命”与“第二生命”严重失衡	185
第二十五章	想要飞机眼睛还是得盯着地上	194
第二十六章	飞机和航材的狂欢盛宴只是相对的	198
第二十七章	组建人民空军进入快车道	204
第二十八章	方华血酬勇敢者的事业	210
第二十九章	购买苏联飞机叫“花钱买经验”	220
第三十章	开国大典受阅和屡创第一	228
第三十一章	老航校一朝“下了七个蛋”	234
第三十二章	双重身份和永远的师生情	240
第三十三章	直上米格-15 力拼生死竞速	254
第三十四章	课堂在朝鲜空中战场延伸	261
后 记		272

楔 子

红四军奉命协同红三军团攻取赣州，在新城受强阻，红十一师政委张赤男头部中弹鲜血喷涌。三十二团政委刘亚楼跃出掩体，口携“为张政委报仇”的暴啸，率部挟雷裹电一举破城，血歼守敌一个团。寒风冷暮中，刘亚楼轻移染血黄土掩埋好烈士遗体，亲立碑铭洒泪诀别。刘亚楼接任红十一师政委。

那是1932年初，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攻占中心城市，幻想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获成功。三面环水守敌坚固的赣州久攻不下，只得撤围，红四军归随红一军团到长江圩整编。4月上旬，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由毛泽东等人指挥转进闽南。4月10日拂晓，东路军速克龙岩，歼敌陈国辉旅，随即直扑闽南重镇漳州。

东路军主力红十一师缘藤攀岩，穿林涉水，旋风疾进。福建军阀张贞部四十九师不知龙岩已失，派一架“摩斯”式通信侦察机飞往龙岩联络。红十一师行至距漳州六七十里的龙山时，摩斯飞机恰从部队头顶逆向飞过。红三十三团副团长陈冬生仰脸虚瞄，经验老到地下令：“机枪连！把机枪架上山头，等飞机转回时，老子打它几梭子试试。”

敌机果然嗡嗡地转了回来。陈冬生搓搓手，把八角帽推至脑后，手端机枪半仰着身子，熟练地调整好射击诸元，嗒嗒嗒就是一梭子。敌机应声像被猛扎了一刀，愣了愣神，掀了掀翅，醉汉般往漳州方向蹒跚而

去。刘亚楼闻风策马驰抵山头下。马被勒得嘶鸣着转圈，他一语不发地目视敌机远遁，又默然策马而去。陈冬生自我炫耀说：“刘政委也好枪法，打泥碗弹无虚发，有次抬手就打爆一只飞鹞。”

红十一师冒大雨渡过洪水汹涌的东溪河，于4月19日拂晓向漳州西北屏障天宝山发起攻击。全师冒着又冷又硬的大雨，猛攻杨梅岭、十二岭、风霜岭等敌阵地，在板溪与盘桓岭之间撕开敌防线，打开通往漳州的缺口。漳州守将张贞惊惶失措，焚毁城中弹药库，率残部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鼠窜。

4月20日，红军占领漳州，收缴武器弹药等战利品正忙。有人送来焦红色肉松，刘亚楼老土，以为是上好的烟丝。三十三团副团长陈冬生报告：在机场缴获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前几日被我击中，据当地老乡讲，飞行员腰部受重伤，抬下飞机不久即死亡。刘亚楼翻身上马，弓身力腾直驰机场。

荒草地里果然卧着两架飞机，银灰色，双层翼，一架机身上有几处弹孔，舱内遗有血迹；另一架已面目朽蚀，变形瘫痪。

说起来，这已不是红军最早缴获的飞机了。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的一架“柯塞”式侦察机从开封飞往汉口途中，在大雾中迷航迫降鄂北大悟县宣化店西南十公里陈家河河滩，被赤卫队俘获。经鄂豫皖红军负责人徐向前引导，飞行员龙文光参加了红军。鄂豫皖苏区对这架飞机极为看重，将其命名为“列宁”号，成立航空局，修建机场，拿来就用。首次出动是到国统区固始、潢川、光山等地侦察，抛撒传单。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围攻黄安城一月无功，决定遣飞机助阵。怕龙文光生变，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一手握枪，一手提手榴弹，登机亲督赴战。到黄安城上空，“列宁”号俯冲连投两枚迫击炮弹，巨大的爆力和更为巨大的震慑力炸得敌军鬼哭狼嚎，军心崩溃。红军携威捅破坚城，生俘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以

下五千余人。

飞机的威力自此神传三军。

1932年孟春，刘亚楼围着红军缴获的第二架飞机转了几圈，又坐进机舱摸摸看看。此后，毛泽东也来看了这架飞机，并在飞机前照了相。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等也都看了飞机。几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忆犹新：“在漳州缴获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飞机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飞机被视若宝器。林彪要求对飞机严加保护，不得损坏。聂荣臻指示供给部修好了那架能飞的飞机。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阳光如花，这架飞机往节日庆祝大会会场撒下五色传单，引发潮水般的欢腾。

五一傍晚，刘亚楼带着钱姓朝鲜籍飞行员再次来到机场。他东问西问，问得飞机发热，仿佛有了风飙电举的动感和威力。刘亚楼，二十二岁的红十一师政委，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1932年5月端坐机舱久久凝望着远天呼呼燃烧的橘红色的火烧云。

第一章 “影子机构” 仍然是个梦

那时，年轻的共产党人有许多梦。而今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回望，陕北那块贫瘠的黄土高原仍似飘浮在玫瑰红的光雾上。让人民军队飞上天，就是当时一个染血的梦。1940 年底，常乾坤、王弼奉召回到延安。

1911 年，意大利的皮亚扎上尉驾驶一架单翼机对土耳其作战，像一道白炽的闪电把天空这座神奇的高地开辟了出来。此后，各国军队不惜代价迅猛夺占这座高地。中国共产党在发轫之初，就敢想敢做，往似乎遥不可及的云层里播下飞行的种子。1926 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常乾坤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和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王弼 1927 年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后来也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深造，后者是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1938 年 9 月，常乾坤和王弼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在中共举办的航空理论训练班任教。中央把他们召回延安无意间也使他们免遭一灾，否则，他们也许会像后文记述的，将同中共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一道横遭祸端。

毛泽东在枣园窑洞前的冬日太阳下接见了他俩。

毛泽东从容可亲，显得松大臃肿的棉衣裤落着补丁，黑面粗布鞋。他说，你们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请你们来详细谈谈。

常乾坤和王弼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

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

毛泽东聚眉倾听，时而提问。

他们急切地说，关键是要先干起来，航空干部培养周期长，不早动手，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

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笑了，清癯的脸更显亲切。

枕着小米加步枪做航空之梦，其超前的建军观念和远大的政治抱负离现实有多远？

有远见卓识！毛泽东鼓励道，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有耐心。

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机构，但却不打出航空的响亮牌子，为什么呢？

这也许就是要有耐心。那时毛泽东说过，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这所学校的命运也将证明，航空教学对其本身仍仅仅是个梦。

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他们在黄土大风丘陵沟壑中四处奔波，勘察校址和建机场的位置。学校最终落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紧傍一条名叫李子河的小河。建机场的地址也选在延安与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选调学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刘玉堤将军，一米八的身板仍硬朗笔挺，举手投足动感十足，从他书房里陈列的石玩和他作的鹰画上仍可感受到他体内的翻腾。1941年春天任三五八旅侦察参谋的刘玉堤，刚刚十七岁，却已多次出色完成潜入鬼子据点刺探情报的任务，并经受了百团大战的锤炼。他同时也符合选调条件：小伙子英俊健壮，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

上，且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全旅两个选调名额，他有幸中了一彩。

要不是旅首长亲口所说，刘玉堤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要上天，因为整个八路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如果想过，那也是仇恨的诅咒，两位战友的死让他怀有锥心劈骨之痛。1939年秋的一天，他和抗大二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吃早饭，六架日军的飞机猝然临空，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一时间房屋倒塌，树木燃烧，盛饭的大锅碎片横飞。一位学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死在刘玉堤抬着的担架上。另一位战友曾救过刘玉堤一命。参加百团大战时，刘玉堤染上了痢疾，边拉痢疾边行军打仗，人都快被拖死了，这位战友给他一个老家偏方：把四两米醋烧沸，打进三个鸡蛋，做成米醋蛋花空腹服下。这个偏方果有奇效，他服用后连着三四天拉不出屎来。后来这位战友在鬼子的另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战友的鲜血蒙住了刘玉堤的眼睛，他恨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但他只能用步枪怒吼。现在要学开飞机了，他马上想到的是报仇，他激动得想哭。

刘玉堤打上背包，从此踏上了飞天之路。十年之后，就是这个刘玉堤在朝鲜上空接连打下美军的“老油条”，成为石破天惊的英雄。

临行之前，张宗逊旅长紧握刘玉堤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选你去学飞行，是你的光荣，也是全旅的光荣，你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份荣誉！”

李井泉政委也嘱咐他：“好好学，一定要学出个模样来，上天杀敌立功！”

初夜时分，刘玉堤从南门进入延安城。他只觉远处密如繁星的灯火点缀出高楼大厦的轮廓。他被眼前的宏丽气象和想象中更加壮美的前景搅得彻夜未眠。次日早晨，当他捧着清凉的延河水洗过脸，才发现高楼大厦原来是一排排、一层层依地势而建的土窑洞。

几天后，一百余号优秀青年陆续到达延安，他们来自各机关和部队，也有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其中有马杰三、林征、龙定燎、熊

焰、欧阳翼、谢挺扬、田士斌、刘耀西、王力、麦林等人。在通过文化考试和体格检查后，他们抱着飞天杀敌的梦想和激情转抵安塞。

1941年4月6日，学校正式开课。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为政委，常乾坤为教务主任，与王、常一道从苏联回来的刘风、王琰等人任教员。他们白天与学员一道清理场地，修整校舍，砍柴开荒；晚上点着油灯备课，研究教案，编写教材，为教学和生活建立基础。

对于一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同时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存在：苏联政府已商定援手，甚至承诺援助飞机。还有另一种可能：每个学员在离开原单位前都被告知，到了学校先学理论，然后送你们去苏联或是新疆上飞机训练。

最关键的，是已经开始行动，是在这行动背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坚定的胜利信念。最根本的，是把握机遇，创造机遇，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王弼和常乾坤既主导全面，又亲自任教。课程的开设是先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和俄文知识，等打实基础再砌墙架梁，再学习航空理论。班级分为高、初两等，高级班既当学生，又当初级班的先生。刘玉堤上初级班，像熊焰这样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熊焰曾是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的学生，学发动机专业，他是提着脑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闯到延安的。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卷携着硝烟烈火一路奔袭一路鼓劲加油你追我赶展开竞赛，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建机场的事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当时，国际和国内风云发生突变。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祭出“巴巴罗萨”作战令，德军和其仆从国出兵五百五十万、战

机五千架，向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一气撕碎苏联的多道防线，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直杀到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的得手刺激得日军胃口大开，为了趁机攫取英、法、美在远东的殖民地，日军变本加厉地在中国土地上清剿扫荡，疯狂实行“三光政策”，以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其后方基地。大敌压境之下，苏联要动员每一颗螺丝抵抗侵略，根本无力兑现援助中共办航空的承诺。另一方面，中共为渡过险恶的难关，断然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以蓄养力量。

这一切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党中央审时度势，于10月把工程学校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不久，又把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学院第三大队即炮兵队。王弼被任命为炮兵工程队队长，副队长是刘风。“俄文水平与俄罗斯教官没什么两样”的常乾坤，被任命为军事学院俄文工程队队长。

这个新生的航空机构似乎是个失败的尝试。然而，与其说它形同夭折，不如说它作为影子机构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存在。

1945年9月，在常乾坤将赴东北办航校之际，任弼时对他说：“只怪那时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着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此前，他数次变换角色，无论学什么干什么，他的心都紧贴着飞行梦。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足迹，不仅是他个人，也记录下了新生航空事业的艰难、曲折和蕴含其间的坚韧追求。

在炮兵工程队当学员期间，似乎一天到晚都在上课，学文化，学俄文，刘玉堤像饿极了似的狼吞虎咽，他始终有一种强烈的饥饿感，对知识有奇好的消化能力。到铁皮加工厂实习，说是跟学飞行沾边，他又上心又上劲，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样样学得精熟，拿来一块铁皮就能敲个茶杯，搬个树桩就能打只木凳。后来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炮兵队的一部分人去了总校，另有一部分人去了俄文学校。刘玉堤被分到总校，但他坚决要求去了俄文学校，因为常乾坤在那儿任教，与他靠得近就与飞行靠得近，而且将来去苏联学飞行也用得上俄语。但这回他是有力使不上，把那些俄文单词揉碎嚼烂，一天也咽不下几个。正当他苦恼万分时，俄文学校成立了生产队，有铁工组、钳工组、锻工组、木工组，他被分到木工组。这回业余和专业倒了个个儿。业余时间他把一本《范氏代数》拈卷翻烂，干专业更是大显身手，不但出活多，技艺也日见精进，搞大生产时做出的纺车专供中央首长用，他制作的小提琴还被鲁艺的乐手拿到延安礼堂去演出。“刘木匠”一时远近闻名。

那时生活条件很差，学员睡的是稻草地铺。后来到南泥湾背床板，把两块木板和一根棍子交叉成三角形往背上一套，有说有笑地赶路，天刚亮就出发，天黑透还赶不到家，又没处找吃的，索性在一棵树下睡上一大觉。因为有延安的浪漫精神托着，加上幸福的飞行梦，而今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刘玉堤仿佛在讲述一个美丽的童话。他说，那时他浑身上下都冒着劲，搞大生产一天开荒一亩多地，完了还爬山、游泳，他要努力练出一副结实的身子板，将来学飞行。

刘玉堤朝思暮想的机会终于降临了。这天，一位文工团员找到他，要他给自己做一把二胡，“刘木匠”拿大，说这得等些日子。文工团员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见刘玉堤爱理不理，文工团员说，你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啦！刘玉堤猛地挨了幸福的一棍，丢下手

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1944年，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央军委于5月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之下成立了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组员有刘风、王珽等人。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与重庆及美军加强了联系，建有机场便于来往交通。

刘玉堤如愿以偿调入了航空组，并被委以比弼马温要大一点的官，担任了修建机场的监工员。

延安原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土质跑道凸凹不平，飞机起降极不安全，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率观察组到延安，飞机在旧机场着陆时左轮陷入一个墓穴，螺旋桨刮地折断，使飞机突然倾斜转向。新建机场实际上是对旧机场进行扩建。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延安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延安广大军民都参加了修建活动。

搬运沙土，破碎石块，碾压道面，工地上风展红旗，人流如梭，热火朝天。刘玉堤俨然是个专家，手把手地教民工怎样垫土，怎样砌石料，其实他是现学现卖，不懂就跑去问王弼和常乾坤。入冬后下河挖卵石，民工都站在岸边犹豫，刘玉堤扑通就跳进了冰冷的河水，这下好了，满河沿的民工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往河里扔。

新机场于年底竣工，跑道长二千米，宽六十米，由碎石、沙子和黏土掺拌成“三合土”铺筑。

不久，成立了延安卫戍司令部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石蕴玉等四人任参谋，卫戍司令部派了一个连驻守机场。勤务股的任务是维护、管理和警卫机场，调度在延安机场起降的飞机。美军在延安驻留一个观察组，常有运输机来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

街上张灯结彩，旗帜飞卷，十余支秧歌队一路狂扭，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唢呐声拧绞在一起上下腾舞。入夜，全市灯火辉煌，军民们点燃用柴棍扎起的火炬，汇入火焰与光明的河流。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几天以后，油江正在机场捡萝卜缨儿，忽见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急急飞来。

第二章 从绝境中走出第一支航空队

1938年3月3日，迪化南门外的操场上用松木板搭起一座三十米见方的台子，上边拉出大字横幅：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暨第二期机械班开学典礼。

站在台下的四百来人均着新装：外挂四个兜的藏青色军衣，马裤，短靴，戴青天白日帽徽。他们中间有一批身份神秘的人。

1936年底至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万丈血雾中悲壮西征，两万大军战至两千。3月14日于甘肃石窝分兵。李先念率左支队，在无粮、无盐、无水的死亡境地冲破马步芳骑兵的狂野围袭，杀抵新疆星星峡。方子翼说，当时疲累至极，砰地放出一枪，脑袋一歪就睡着了。陈云和滕代远迎至星星峡，接他们到迪化。

西路军余部本是落难迪化，但共产党人在困境中抓住了学文习武的机会。各类文化知识自不必说，他们是能抓什么就抓什么，抓住了什么就学什么，凭着这股劲，他们抓住了苏联援助盛世才的汽车、装甲车、火炮，甚至是兽医站。终于，他们抓住了飞机。

现在，他们中的二十五人就站在头一排。

上午9时，两辆黑色轿车开来了。新疆督办盛世才从第一辆车里钻了出来。此公大脸重眉，留着浓黑八字胡，披着宽大黑呢风衣，佩戴上将军衔。第二辆车上下来的是人高马大的苏联红军中将巴宁。